

我的两个老家

■全华凌

每个人都有一个老家，我的老家在衡南县茅洞桥，现在叫茅市镇。与一般人不同的是，我有两个老家，一个是白木村憨冲，一个是合力村勺简坳。

憨冲在茅市镇北两公里处，一个由紫页岩丘陵环绕的小山窝，老班人称蜷蟒山，说这是一座有灵性的山。我的父亲出生在这里，我的祖父、曾祖、高祖的坟墓也在这里。小时候，见父亲谈起憨冲老家，总是一副出神的样子，母亲则说：“憨冲有什么好呢？四山凹阜的，出个门、赶个场都要走大半天。”

憨冲早里的男丁女娃都姓全，周边屋场也以全姓为主，全姓先辈与周边谢姓、吴姓、刘姓、王姓通婚，我母亲、奶奶、太婆都姓谢，也有一个太婆姓吴。我的先辈们和周边各姓优秀女性，在憨冲、白木这块莽荒的山里，繁衍生息，和睦相处，已历六七百年。

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 年），父亲与堂哥道生沿着蜷蟒山弯弯曲曲的小路，走出憨冲，去外面闯世界，到过云贵，下过两广。在外吃够了苦头，父亲又回到老家祖屋憨冲。山里的孩子有的是力气与淳朴，二十岁前后的父亲，干得最多的事是打短工。犁田、耙田、扳禾、抬扳桶、挑谷、挑石头、搬砖这样的短工，父亲干得最多，也不惜出力流汗。东家常常竖大拇指说：“咯甲伢伢（这个后生）好义道！好力气！”父亲二十几岁时，与人结伴到广东连州挑南盐，一担南盐一百多斤，每天要赶八十多里路途，往返要走半个多月，但他从来没有叫过苦，总是走在前面，一些老把戏都夸他有一身好本事。父亲讲起挑南盐的经历，神态十分平静，说：“挑南盐不简单，不仅要‘三功’（脚功、腰功、肩功）好，还要备好‘三件宝’（扁担、澡帕、草鞋）。”‘三功’不好，挑不起担子，走不了长路。扁担不好，中途更换很麻烦，遇到强盗无兵器；长澡帕是擦汗、发力的神器；一双好草鞋则是走

只要不下雨，人民公园的早晨都热闹非凡，渐渐的，我好像对这里每天都来运动的人群有了几分熟悉。

东南角阅读栏边上的空闲地，有一群固定跳广场舞的大妈大婶，她们随着起伏的音乐优雅地扭动身体，时而欢快，时而柔美，大概保持着每周换一首歌曲的节奏。每每路过这里，我都会放慢脚步去欣赏一小会。领舞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年轻小伙，个子不高、微胖，他常常身着黑色套装，一个人站在队伍前陶醉地做着动作，有一种冷艳“王者”的感觉。众人跟着他做着一样的动作，一切是那么自然，一切是那么默契。

我之所以放慢脚步，是对这个“广场哥”有几分羡慕，他完全沉浸在音乐之中，没有半点惺惺作态，清闲地做着与年龄似不相符的事情。有时，你可以看到他关掉音乐，然后拍着手掌让大家练习他刚刚教的动作，说话的声音洪亮通透，大妈大婶们听从他的掌声节奏翩翩起舞，动作要是稍有不整齐就得重来。那一刻，他俨然像一个操兵的将领威风凛凛。

我常想，这哥们的心地该有多宽敞、心境该有多敞亮？他如此淡然，如此洒脱。我们用世俗的眼光和神情审视着他，他却并没有给我们世俗的应答，每

长路人的必备之物。”

父亲堂哥道生是憨冲、白木三乡五里闻名的能人，文武全才，擒拿格斗防身功夫了得，木匠、石匠工艺精通，种田扳禾更是在行。父亲的基本防身功夫是堂哥教的，出山远行归来后，就在堂哥农庄勺简坳帮忙干农活。

民国三十三年夏天（1944 年 8 月），衡阳沦陷后，日本鬼子横行衡阳城乡，闯到茅洞桥，强奸打掳，无恶不作。那年秋天某日，父亲在路上不幸遭遇日本流寇，被强抓充当挑夫。父亲抗争无用，与其他乡亲被鬼子强行驱赶，肩挑重物昏天黑地走了百十里路。晚上到了一个村庄，父亲趁鬼子看守松懈之际，带着同伴撂倒两个鬼子，飞速逃了出来。父亲从鬼子的子弹缝里侥幸逃脱，捡回一条性命，同伴却死于乱枪之下。后来，父亲每当讲起这事就愤恨不已，都要大骂道：“杀千刀的！狗日的日本鬼子！”

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 年），是父亲走出憨冲的第十个年头，经人介绍与母亲成婚。第二年，大哥在勺简坳出生。勺简坳在茅市镇南两公里处，一个几乎完全独立的紫页岩小山村，周边也多是蜿蜒起伏的丘陵。比起憨冲来，勺简坳周边龙口要宽得多，水田多得多，而且上坳还有一个几十亩水面宽的大塘。交通也更加便利，门前一条石板大路通向茅洞桥街上，通向更远的地方。

从我记事开始，我们村的各个屋场多以地形命名，譬如司马塘、冷塘、茅塘、鲁塘、柑杓、油冲、大柏冲、墟垭冲，等等。这些山冲屋场住户都很少，多则十几户，少则几户，我家勺简坳只有四户人家，住户相互间是亲戚，我家与外公家的兄弟、侄儿住在一起。我家人多，三世同堂，十几口人，只有两间土砖茅屋，楼地两层都挤满了人。分田到户之前，一家人过得紧巴巴的，几年时间难得换上一件新衣，一年到头只有过年那餐才能吃上肉。父母是心地特别慈善的人，尽管家里人多缺

生活不需要很奢华，一个人能够拥有淡泊的平常心，淡然地看待和享受自己拥有的小确幸，那他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。

人们常说，生活可以有期待。不过，期待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很远的愿望，那便成了欲望。心里如果充斥着太多的复杂，人的生活情调就会跟着失去自在、宁静和相对的独立，心灵的空虚、前方的迷茫、人生的痛苦就因此逐渐产生。其实，外界环境总是在飞速变化，一个人无论脚步多么矫健，也走不出环境布下的局。所以，从容面对眼前的苟且，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就显得尤为重要。

平常心看似平常，实又不平常。当你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生活时，你就会发现任何的惆怅悲恨、孤独困苦都已远去，而世间的真情与幸福就在你身边。平平淡淡犹如淡月清风一样来去不觉，生活本身是自在而真切的体验。一如我，站在远处静静地看着“广场哥”，而他根本不知道，看他的人为此写下这么一大段文字。

粮，只要看到有人上门讨米，总会打发人家或者一把米，或者一点别的可吃的东西。

那时候最快乐的事是听大人讲故事，母亲爱讲罗刹鬼、狼外婆、犀牛精、牛郎织女、嫦娥奔月，我们兄弟姐妹百听不厌。晒谷场陈大哥讲的杨家将、五鼠闹东京、封神榜等故事，让我们队几个屋场陈家、全家、肖家和谢家的孩子们至今记忆犹新。那些故事伴随我们进入甜蜜的梦乡，常常忘记了饥饿和寒冷。

联产承包分田到户以后，哥哥姐姐都大了，分家了，出嫁了，只剩下我与父母、三哥、小姐姐在一个锅里吃饭。此后一段时间，父亲的心情都不错，很少与母亲吵架、发脾气，常常在饭桌上眉开眼笑地对我们说：“现在政策好，家家有田了，还可以做手艺。”父亲同田土和木工手艺打了一辈子交道，有感情了，现在有田种，还可以自由外出做木工活，心情好不快活也。

此后，令父母开心的事情不断，我二哥被推选为村主任，队队实现“两通”（通路、通电），大哥、二哥相继盖上了两层楼红砖房子。接着，我考上了大学，侄儿们也接连考上了大学。日子好过了，父亲总不忘忆苦思甜。每一季新谷出来，父亲都要摆上酒菜，祭祀天地。每年腊月二十三，都不忘祭祀灶神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

日子越来越好过，大家庭的喜事不断，可父母老了。父亲晚年常对着家门前的那条大马路出神，我几次问他老人家在想什么，他总是反复地说：“乡里乡亲要团结，团结才有力量呀！如果不是我们队里刘家、陈家、谢家、肖家、全家、游家几大家团结一心，开山填水，我们家门前现在还是那条走了几百年坑坑洼洼的石板路啊！”

父亲已经过世多年，现在每年清明节回乡祭祖，父亲的话依然回荡在我的耳边……

命如草芥，志比鸿鹄堪宜范；才若晨星，功垂史策布文明。

敢为真我，虽承宠赐节犹在；宁负责权，纵受冤屈骨不屈。

业敬尚方，督工玮艺开生面；胸怀天下，造纸雄心惠庶民。

痛憎宫斗，谨立一生，位至侯爵彪史册；甘乐术学，精研数载，名成纸圣壮神州。

寒居来畔，生诞匠家，宦畅凌云垂后世；擅掌尚方，制研官物，心倾造纸领先河。

时光久远的记忆

■曾利华

时光久远，但有些东西永不生锈，譬如某段深刻的记忆。

1980 年秋，懵懂的我还未满六周岁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父亲牵着我的小手，把我送进了村里的西岭小学——我要上幼儿园了。

西岭小学的校舍十分简陋。尽管两个砖瓦结构的四合院中有不少教室，但勉强能用的六间，学校安排给了一至六年级的六个班。不得已，校长只好从学校旁边的湾村借了一间四十多平方米的民房，安顿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。

民房呈长方形，简陋，狭小，几乎容不下我们二十多个小朋友。地板也凸凹不平，坑坑洼洼，用扫帚一扫，便会扬起刺鼻的尘灰。教室前方的土砖墙上，挂着一块面积不到四平方米的小长方形黑板，已然裂了几条小缝，还脱了不少油漆。不知道是考虑我们年幼个子矮小不方便坐，还是学校原本就没有那么多的课桌椅，学校为我们准备的课桌竟然是 4 条用枞树做成的长长的大板凳，更让人难忘的是，我们自己必须从家里带一条小小的凳子来，才能安坐。

教我们幼儿园的只有一个老师，代课的，姓曾，本村人。曾老师年约四十岁，高高瘦瘦，白白净净，八字胡须经常不剃，显得很干练。曾老师给我们上课时，常穿橄榄绿的中山装，洗得干干净净。不过，在给我们上完一天的课后，曾老师的衣服上便沾满了红色、白色的粉笔灰，拍也拍不掉。

那时，农村幼儿园的课程小学化是普遍现象，开设的多是算术课和识字课，偶尔也教唱几首儿歌。学校除了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个薄薄的作业本外，连教科书也没有。更不像今天这样，幼儿园有嬉戏的游乐场所，有精美的教科书，有益智的绘画本，课间还会配发点心和水果。

上识字课时，曾老师常用伴有浓厚方言的普通话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课，教我们读 a、o、e……曾老师读拼音时，发音也不标准，尤其是平舌音和翘舌音更甚。但年幼的我们分不清对错，只是很开心地扯着嗓子跟着读。每次带读时，曾老师都会拿一根细细的竹鞭指向所读的拼音字母，同时在黑板上有节奏地敲出声响来。我们当中有不少人根本不看黑板，只是仰着脖子，盯着民房中的木楼板，使尽吃奶的力气跟着曾老师大声的“喊读”。整齐划一的声音响彻在狭小的民房里，一浪高过一浪，震耳欲聋。往往是我们跟读得越起劲，曾老师也就带读得越发兴致盎然。

很多时候，曾老师在黑板前带读，下面就有一些小朋友拉拉扯扯，或者叽里呱啦争长论短讲着小话。一旦被曾老师发现，曾老师便会停下来，用本地方言骂上一通，惹得我们哄堂大笑。倘若骂不奏效，曾老师还会扯着课堂违纪者的小耳朵，将人拉到黑板前罚站，然后又若无其事地带我们读课文。每每看着耷拉着脑袋面红耳赤的被罚站者，我们往往又会笑得前俯后仰，直至曾老师用严厉的目光对教室扫射一遍，我们才会收起笑容，知趣地继续跟着他读。

尽管教学条件简陋，曾老师也非科班出身，但他总会想方设法在课堂上搞一些诸如默写比赛、分组诵读等小小的活动，让年幼的我们在欢乐的海洋中尽情汲取知识的营养。

就在那间狭小的民房中，我们结束了一年时光的幼儿园生活。当许多年后重返深山中的西岭小学，我发现那些破旧的校舍再也觅不见踪迹，曾老师也已经逝世多年。在改革开放暖人的春风和创建合格校强劲东风的吹拂下，如今的西岭小学早已建成了宽敞明亮的教室，教学设施也日臻完善。驻足于学校前面那光滑的水泥篮球场上，我似乎又看到了那间早已觅不见踪迹的民房中，曾老师正拿着小竹鞭带我们读着 a、o、e、i、u、ü……我的耳畔，又依稀响起了一阵又一阵欢乐的笑声！



中华新韵联说蔡伦

■陈学阳

命如草芥，志比鸿鹄堪宜范；
 才若晨星，功垂史策布文明。

敢为真我，虽承宠赐节犹在；
 宁负责权，纵受冤屈骨不屈。

业敬尚方，督工玮艺开生面；
 胸怀天下，造纸雄心惠庶民。

痛憎宫斗，谨立一生，位至侯爵彪史册；
 甘乐术学，精研数载，名成纸圣壮神州。

寒居来畔，生诞匠家，宦畅凌云垂后世；
 擅掌尚方，制研官物，心倾造纸领先河。